

莆陽水利志 卷九

傳記

地713.1
176.1
:91



莆田水利志

傳記

李長者傳

宋林大羅

李宏福州侯官人也裔自有唐世雄於財平生個儻有大志欲以家財自立使功蹟姓名表見於世聞莆田壺公洋三面瀕海潮汐往來瀉滷瀾天雖有塘六所瀦積淺涸不足以備旱暵歲歉無以輸官民則轉徙流移矣土人皆知瀨溪一水可引而南其如壟岫間隔何間有作者徃徃莫辨地脉使流膏美利空墮於海為可惜也唐末人問妙應大師黃湟槃溪陂幾時可築答云逢竹則築今古睥睨其來頗久宋治平元年錢四娘者自長樂邑來捐金九掇大如斗於溪上流將軍巖前堰溪為陂開渠鼓角山西南行其陂甫成載酒引棹以落之酒正酣守者報溪流漲陂敗即時赴水而死繼有鄉進士林從世號十萬復來相溪下流於上杭溫泉水口築陂欲成潮勢攻搏而不之禦最後宏應詔募而至按二人遺跡皆非地脉逆水性安得成功時有僧馮智日者散世混俗惟宏事之甚謹乃引至其地密稟神筭謀於水蘭山前施功未有定處方齋禱之夕地神於今址截溪挿竹似相指授始悟妙應逢竹則築之言蓋逢即馮也竹即築也百年懸識應在今日乃傾家得緡



錢數百萬

原注宋志云率衆錢七萬餘緡

命工伐石依列竹成基擺布石

柱三十二間以石鑿條剏治互相鈎鎖屹立如山二時怒濤不能吞嚙至此而回截斷奔流開渠導水轉摺而南三十餘里大溝七條小溝無數剏立四處抵海斗門利澤所覃沛然有餘長者遂得廢塘六所裂橫塘新塘陳塘許塘唐坑塘為田惟留國清一塘以備大旱其白地盡輸於官以為官莊田而官司酬獎李公得小龜嶼東沿海白地後人墾海而耕皆仰餘波計其所溉殆及萬頃變烏溷為上腴更早曠為膏澤仁人之功其利溥哉溪源納永春德化仙遊三百里澗壑之流故冬夏不少減值淫霖溪水暴至

則命小工發泄陂閘以通白湖而入於海自是南洋之田天不能旱水不能滯初陂成累廢之餘衆心狐疑不前一日禱於華巖寺僧伽塔下因就明王願乞百笏連擲上下如其數而止衆得以堅其心陂成撥塘田八百石設立陂司委子孫掌管修陂仍撥七百石贍於郡學教養子孫為儒撥田一百二十石捨華巖寺與子孫為僧百二十石捨將軍巖與子孫為尼撥田四百石捨三山雪峰寺與子孫為僧興化軍儲纔六萬斛而陂田輸三萬七千斛南洋官莊尤多民素苦之由此屢稔一歲再收向之窶人皆為高貲溫戶感德李公塑像立祠於陂歲時報賽不絕宣和初

太守詹時昇檢計修陂隱漏田段刊為陂籍殊賞李公之

功署其廟曰李長者廟長者熙寧間應詔募而來方二十

餘歲

原注考李氏家記長者慶歷二年生熙寧六年應詔年已三十二歲

間闕數年陂成而

卒歲止四十餘矣

原注按長者沒一作元豐六年一作乾道六年計乾道去元豐八十餘年當作

元豐為是凡間關陂事十有一年壽四十二

於戲天產異人為吾莆了一大事

而去不然長者親弟容以子直閣邁贈至金紫光祿大夫

又何其壽耶其家子孫衣冠甚盛有敦義者掌陂事能舉

其祖修陂本末如長者復生余因謁祠得聞其詳廟有李

長者林十萬黎主簿錢四娘四像初錢氏陂敗赴水而死

里正白官官差黎主簿畛體究之知其無他乃歎曰錢氏

室女負大志節不克就而終再三悼惜未訖暴中而卒昇

歸故土人妄傳以配女嗟乎長者更百年功狀未上爵命

不下至今猶與三神旅坐於敝室之中誠國祀之缺典也

昔妙應嘗留讖云水繞壺公山莆陽朱紫半白湖腰欲斷

此時大好看人莫能曉及陂成溪循壺山之麓而行水繞

之言應矣熙寧九年徐尚書鐸廷試第一元豐間有登科

甲至宰輔而鄉里禁從肩摩於朝好看之言又應矣蓋水

蘭溪水流入白湖為水破長生及循山南轉是為秀水循

武曲來揖郡治此地理一勝也今陂無恙時溪濤暴漲湧

高數丈夜深徃徃有神火千百乘險處護陂此皆錢李之

功願也長者深有德於莆人余恐歲久人無知之者故傳以告來世云

開禧元年臘月朔承議郎權發遣興化軍事王居安重立載宏治府志木蘭陂集

附 宏治府志鄉惠傳

李宏有唐裔也其先有因安史之亂避地來閩者遂卜居侯官之福星坊世雄於財宏素有大志嘗欲傾家貲以濟世聞莆田壺公洋三面瀕海潮汐衝啗雖有湖塘瀦水旱潦無所蓄世民以為病治平間長樂錢氏女及林從世相繼築陂於溪之上流皆不得其水勢隨築隨潰熙寧八年宏應詔而來有僧智日者為相地於溪之下流水蘭山下規畫已定而後築之陂遂成即今木蘭

陂是也至是海潮始有所障乃開溝大小百有餘條以導陂之下流作斗門以啟閉諸溝之水設涵泄以疏通斗門之所不及者復築塘為田以授於民由是莆南洋之田萬有餘頃皆賴灌溉民獲其利稱為長者卒邑人立廟於陂上春秋祀焉景定三年詔封惠濟侯降璽書褒諭郡人夾漈鄭樵尚書林大鼐皆有記今子孫居於廟之左右食宏之田以奉祀事官仍復其家又有吳諷者莆田人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官司選土著大家食陂之利者輪差正副以司財穀以時巡視而修治之時在選者十有四人而諷與焉

原注十四人者余氏三人朱氏七人陳氏林氏吳氏

顧氏各一人皆莆田人吳即諏也

子孫繼是役者年有酬勞日有食錢

蓋以先世有功於陂故特加優厚迄今猶然每歲春秋祭宏其十四人者皆得與享云

原注出岳志

林國鈞字公秉莆之姑青人早嘗游場屋率不利自三舍法罷遂不復有仕進意高宗朝以其子嘗由里選版授廸功郎加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致仕國鈞為人好施與務以積陰德為心聞鄉隣之貧乏者取貲財遣人投諸暗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嘗建紅泉義學延族子光朝為師以淑俊秀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白湖去城三二里舊有浮梁紹興初更造石橋一時有力者

又欲移建於木蘭陂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國鈞以為此說正相反惟江濶岸平則無喧飀撞擊之患遂傾貲倡眾以相其成又伐木砌黃石抵城之路凡二十餘里年九十齒髮落而復生作亭名曰回年陳俊卿為書其扁因以自號既沒光朝銘其墓子二人充安南軍司戶參軍褒建寧府司法參軍孫恂如少嘗從光朝學後選莆舊家十四人為木蘭陂正副而恂如與焉

詳見李宏傳

持誠秉公以民事為已事陂南岸隄決數十丈

恂如傾貲殫力而修築之水以無患至今與十四人者並配饗李宏之祭而子孫亦世食酬勞之利云

原注出岳志

水蘭陂記

元慎蒙

陂在府城西南惟新里水蘭山下溪源自永春仙遊西南下合澗壑之水三百有六十會流東注于海海水與山水交則鹹與澁雜不能耕耨止生莆草故曰莆田宋治平初長樂錢氏女憫四境苦於耕種始議堰陂於將軍巖前據溪上流陂成郡人陳盛宴拜以謝之忽報陂壞錢氏往觀之憤功之不成遂投水而死既同邑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改築於上杭溫泉山口將成潮勢衝激陂亦壞熙寧八年侯官李長者宏實應詔募而來始相地于今址即其所興工處商度計筭者朞月始悟錢氏與林從世陂工之不就其失在於截山水與海水為二而不能分山水之流其橫流衝突有必然者蓋山水多而急海水少而緩不殺其急則急與緩合并欲其分流溉田不可得也乃率衆用錢七十萬餘緡疊石創陂三十二間間各樹石柱二而置閘其中以時縱閉陂深二丈五尺濶三十五丈即陂之右疏渠道水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為大溝七小溝無算溉南洋上中下三段民田上段惟新南匿胡公三里為水泄九塘四溪圳八水辦斗門一中段莆田南匿國清三里為水泄一溝四林墩洋城斗門二下段莆田連江興福三里為水泄二溝四合之蓋所泄愈多則其勢愈緩遂使二

水分流各注所謂因勢利導雖大禹之治水不能過也計
溉田萬餘頃歲輸軍儲者三萬七千斛其利亦云溥哉抑
考李宏於工之未興前數載會有馮仙智曰者貫酒宏家
三年不責酌將行曰當與子遇于水蘭山前宏先期而俟
智曰乃以方畧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先是水蘭亦有逢築
則築之讖至是宏乃依竹作堤而始成又故老相傳陂基
下有石盤據水底橫亘北山陂蓋因石為址而石成之凡
兩石相覓處各為函如銀錠狀而範鐵汁於其中故能與
洪流敵雖經久不壞有由也長者家富不貲已析為七子
所有且曰吾費從其長者始若費而功成即其所餘者復
分之後七子之家蕩盡計三十年而陂始成夫以是功之
成其精誠仁愛上通於天使智者授之以術占者先之以
讖而錢氏與林從世則創始開端且殉之以身家而不顧
合是數者故能以一人而開萬世之利是殆天授非人力
也昔之頌德者有曰壺山水遶恩波在村北村南處處耕
又云郡黎共戴東西廟一水平分南北溪夫以一布衣而
輕財尚義舍身殉民若此有足稱者故樂為之記云

名山
勝槩記

水蘭陂集序

明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

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
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
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雖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
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水蘭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
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為不遠滙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
多引以溉南北二洋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溥溪而不
陂容無蹈西門豹之議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思
河伯循崖徒切望洋之歎以郡而無竒男子賢士夫良守
令不信也而錢媛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矣私
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功嘗蹟故
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錢之始築將軍
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溫泉之口上急而下渙
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有創焉水蘭相基天假神
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其衝伐石海洲卧牛拋馬縱橫
牙互而鈎鎖以固蓋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
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
成而利莆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
與卜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賈凜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興養

人之利僅羹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食侯封沐
我孝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紀
其裔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未能買
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筆耕磽薄間嘗竊烟水自潤斯序也
其容衰落厚辭

見素集

水蘭陂集

明鄭岳

李長者堰水蘭之陂莆人命脉繫焉是陂將與天壤相為
無窮也賢守令護視是陂猶護其家而按部之使究心民
事者必詢及之陂事大畧具之郡志若李氏家藏上世誥
詞公牘一切規例及名公石刻之文讚頌歌辭視郡志特

詳其裔孫郡庠生熊嘗慮散逸彙編成集林都憲見素序
之矣於是求觀者踵至或上官取視愬失故本抄錄甚艱
楮墨亦費大尹雷侯孟升惓惓護視是陂議刻集以傳顧
以卷帙浩繁屬余節其尤要者付之梓嗚呼自夏史述禹
貢周禮有職方氏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唐宋
而下水利俱有專紀是陂關一郡之水利可無籍乎然近
聞陂多滲漉諸溝填淤受水頗淺而東山石涵蕩無禁閉
民之為埭田者私設涵竇且什伯於舊故雨止則水落天
旱則溝涸而長者之澤日以耗矣農家作苦歲比不登莆
之患宜無急於是者是固賢守令之責也究其利病而弛

張之是集固可考也因借引其說於篇端

山齋集

重修水蘭陂記

宋鄭樵

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三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水蘭陂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三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墮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冤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利之人惟增望洋之歎莫克水濱之問且過長江之勢使洪濶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李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焉曰馮智日者貫

酒於其家三年不責酬將行曰當與子遇於水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畧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楹於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乃見葛公之涉水長者於是依竹為堤功成不爽鏡石為楹以為禦距楹為障以為瀦壅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為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於海瀕海為四斗門以禦蓄泄凡溉田一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於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於朽壤江海之注竭於漏卮紹興二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犇重淵如酌魚鱉焉依三衢

馮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
伏波所過州縣以為灌溉之利况吾來丞是邑而專是職
乎木蘭之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
九旬而成不愆於素舉揆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
且舞木蘭兆讖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繞壺公山莆陽
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為多盡一郡之利此利為溥使
萬井生靈免於溝壑則馮丞之績為可書其辭曰南標銅
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名埭不
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為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於
道猷成於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昔甚偉於今有芬

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夾滌文集

木蘭陂記

元劉俚榮

莆田南陬際海為田厥土平廣雨潦至則旁無畔岸旱暵
則瀦水不足以濟此陂之所由創泄水止水隨時之義大
矣哉按郡乘溪源自永春德化仙遊來會澗壑之水三百
六十注於海宋治平初長樂錢氏女始議築堰於將軍巖
前據溪上流垂成輒毀既而同邑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
既築溫泉山口而潮汐衝擊不可禦熙寧中侯官長者李
侯實應詔募度地木蘭有馮僊智日授以方畧率財七萬
餘緡疊石為址布柱三十六間即陂之右疏渠障水而東

注四十里溉南洋萬餘頃乾五塘皆為沃壤古讖云水繞壺公山莆陽朱紫半此其驗也陂成立水南大姓一十四

戶

按陂集作侯又與水南大姓一十四戶

規塘地墾田六百斛為陂之贍每

歲輸倉祭祀酬勞外折券寄庫陂壞即修草槩條目鏤記於主管水利者自紹興年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邑丞馮元肅督役凡九旬而成後又歷年重修難以殫述頃因水勢瀕洞柱石傾壞至元己卯陂正副吳辰甫以聞於府長侯達魯花赤八哈的牙兒究心民事專一提調摘委城司長官納懷鳩工郡曹掾張元道李存祖贊其畫增疊石每層植松柱五根三閱月而畢其鞏固不拔之基又可為

千百年之計侯之治莆也為政有經百廢具舉既新南山佛樓復葺湄島妃廟乃興斯役開水利以穀我民南陽呂父不得專美於前矣若夫錢李事蹟封號記載之詳則有後村劉文定之記在茲不敢贅

宏治府志載全文而逸其姓氏據木蘭陂集係元劉

傑榮作

重修木蘭陂記

明吳源

由熙寧橋邈迤南望際山濱海空曠平行阡絡陌繹最為沃壤而孰知化斥鹵為上腴銷旱乾水溢之虞致公賦民食之美皆以木蘭陂為之利乎始陂未創恃五塘瀦水以溉南洋萬餘頃之田然所瀦者潦水耳雨則盈旱則涸而

捐以為塘者又皆可耕之地取利少而遺利多及陂既成然後合永春德化仙遊之水及諸澗壑三百又六十滙於木蘭山下者盡障而南之演迤三十里不啻而南洋之田無上中下段皆資灌溉之利又乾向之五塘以予民耕稼其中水有餘潤而地無遺利此木蘭陂功利幾及莆田之半而長樂錢聖女始其謀林從世繼其後卒賴侯官李長者宏即今址而績於成皆可謂有功於民者也夫以是陂之創德施博而功利鉅如此則時葺而屢脩之者寧不望於後之人乎故嘗論之自古興大利定大業必有明足以察物公足以忘己健足以致決然後就之不疑而後之人亦必有前人之明之公與健然後能因前人之功而修之可久而不壞相彼木蘭滔滔溪流自古在昔而宋熙寧以前曾無一人謀而陂之豈其智不足哉既明而又公又健世固不多見而惟李長者兼是故能獨就是功則陂之創距今二百餘年又豈無補其闕敗塞其罅漏而皆苟且於一時而不可以久者是亦非不足於智然未有如李公之明之公與健故亦不能修李公之功而惟今通守尉遲公察物之明忘己之公致決之健蓋兼有焉故能當興修之任而是陂之傾者支圯者易壅者疏底之穴於滲泄者實以礫石又灰灌而木扞之兩岸淪於墊蓄者經緯以巨石

又深植堅築而廣堤之梁石於廿又九間之上以便陂司
護視者之往來鈎鐵於廿又九間之衝以防暴漲猝至者
之衝蕩復南斗門板閘而繞壺公而流者益以腴南洋上
中下段之田新斃北斗門併其板閘而循上杭橋而流者
又利及於東埔柳橋凡有田之處其將修上杭橋道濬北
溝深之以廣其惠陂之剏餘三百年而自今一修又可二
三百年之久其所以膏腴南洋斥鹵之區而裕郡之公賦
民食一上下於安樂者其德施又豈不甚鉅哉始議修陂
而太守吳公與公克協其謀為之踰月而吳公去公毅然
曰役不可已工不可輟此我責也復誰諉乎遂與書佐黃

子正徃宿陂上專督之而身親三兩日一臨觀以視其成
無何知事程君照磨路君先後至詢陂之故歎曰公汲汲
於利民如此雖古之循吏治不過如此莆田知縣董公儒
者故尤願盡心起洪武八年十二月至九年八月訖工木
石灰漆油鐵予價傭予直夫予食期約謹賞罰信差役均
所糜錢楮皆出於衛府縣官吏祿廩與穀於陂者之樂助
於民無與焉以故民不知有修陂之費而坐享陂之利公
又曰錢聖女林從世功雖弗就然開端剏始莫難焉宜得
祀李長者有德於莆有功於民法所當祀則因故廟完新
而美飾之又高砌築坊表於廟門之前圖寫事跡於廟壁

之上以示歸功之意於是興化衛指揮陳公親至陂上舉酒相慶而其郡之老太學吳源言於衆曰知前人為大利莆民而修是陂公既論功於前人則衆人其可不稱功於今公哉源老矣無能為役徒以筆墨幸紀成績他日俟樹甘棠之碑將併公治郡之政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指揮陳公名恭字敬德安遠人太守吳公諱震字子柳安遠人公名潤字公澤朝邑人知事程君名源字源紀清漳人照磨路君名澤知縣董君名仁仲姑蘇人書佐黃子正莆人以字行御史文江公裔孫以儒飾吏慎而效能於始終不懈役遂以成宜牽聯得書是歲八月望日記載木蘭陂集

修木蘭陂記

明林圭

陂之建始於錢而成於李民食其利迄今且數百載歲不能無廢壞而復修者屢矣至是堤崩岸摧下流盡泄民甚病焉父老來告通守董侯憂形於色既而歎曰使民饑而無食吾能獨安之乎遂乃勞心殫慮相度地宜其法削木為板板厚四寸入於土中加石其上縱橫積疊鱗次櫛比以完以固堤北則又布杙為址積疊以石如前法而加密焉舊石為柱三十二間後以風濤所折遂減其四且礮石以為之助及是不能無患則又以巨石覆於其上石厚一尺五寸長丈餘前後皆然復以斗門舊嘗置閘以板為之

潦則縱旱則閉然或奔流迅急而有不及縱者於是悲易以石舉無待於縱閉而旱以蓄潦以泄其法可謂至密者矣至若神宇亦且蠹壞則又修之而改作其不可修者輪奐一新頓還舊觀亦以神有利澤於民而廟祀宜與之相為無窮也自始至今用人之力計庸四萬八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勞工費糜楮以定計者一萬五千餘求諸施者而告成父老請記其事予謂水利重事也况是陂蓄三百里之清流分為南北二洋溉田數萬頃廢而不修則民將無食修之則事大且難焉嘗以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志之不篤為之不力耳董侯茲已滿考顧乃汲汲焉惟是之務往來省視勞勩不怠其志之篤為之力如是宜人心益勸大役以成然思其時郡缺員適當事機繁難之會時則有若長幕蔣君與其佐之賢實能贊而理之俾侯得施其勞而人得享其利要皆一念為民以侯之心而為心耳方茲役之興侯則曰使天不雨而役以成幸孰大焉既而天果不雨凡三閱月而功竟就侯則又曰茲役之成惟天是賴今茲二月農務方興尤願天錫之雨使麥賴以熟農賴以耕幸又孰大焉丁巳天果大雨終日乃止何所為而能然蓋侯以民為心一念之誠上通乎天而感應之

理蓋有必然者矣侯莅官至今已兩考凡一政一事之施無一念不在於民是邦之民受其惠者多以水利特其大者耳時則董其役者里之長者朱季和主其施者則都網大定也餘難殫述悉具於碑之左云侯名彬字大質廣平

人

載宏治府志
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明黎恬

事苟為民所利職民者在所必為也然而屢作復壞效雖易得而民益煩一勞久固雖難成功而民遂逸君子於此奚忍重煩吾民而不欲致之逸也而况其利有永有不永者哉此予於莆丞葉君重修陂事而有所取爾陂名木蘭距郡城南七八里許其水之源演迤浩瀚合仙遊永春德化諸溪流入於茲而注於海是陂之建蓋所以禦海潮之溢蓄溪流之滙而南北二洋之田數萬餘頃賴以灌溉其為民之所利可謂溥矣相傳謂居民錢氏作之而李氏成之迨今且數百載不能無壞壞而復修者屢矣而又屢壞壞則水盡泄而失其利民甚病焉宣德辛亥吳興葉君叔文來丞是邑陂復壞父老以告謀因其舊而修之君時獨署慨然以為已任躬詣陂所而視之察其所壞故乃令於眾曰陂之壞蓋由堤狹與乘石以板耳是以屢作復壞祇益煩民而不能永其利也今吾不敢苟焉惟舊之規顧重

勞吾民而新是圖庶幾一勞以固民遂以逸而其利得以
永存是固爾民之所利我則因而利之然必不違乎農時
何如衆皆歡忭以慶曰吾侯嘉惠我如此敢不畢力以
從君退自計畫知工大費重乃出公帑捐已俸為民倡而
其民之富者給粟與財貧者躬力役翕然趨事罔敢違怠
於是盡撤舊堤之石而改築之廣加尋有二尺長如其舊
椽杙入地九尺以固其址而石附焉悉以石代板積疊密
比層見若鱗次然漸高則漸殺至石梁而止梁為間三十
有二而塞其四亦仍舊也經始於是歲十一月之十六日
越明年壬子正月十有五告成屹然為一巨障功雖似

難而為之易民不知煩而利期永實由葉君誠於愛民而
勤於勸勞以能速其成工訖五日適大雨溪漲瀾漫泛隄
而注邑之耆庶聚而相語曰使是雨先五日則是功殆矣
天其默相吾侯愛民之誠心而成其利民之大功乎是不
可以無記走書翰林院編修林君恒簡以屬於予惟水利
固職民之重事而葉君之於是役尤能知所難易勞逸不
求近效而圖於永久誠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非深
知能若是乎是可以書也葉君蒞邑尤多善政茲特記夫
陂之事而不及焉觀乎此亦可以推見之矣是為記

宣德
九年

重修木蘭陂記

明陳道潛

凡物久必壞創之者固難而起其廢者尤不易莆邑侯葉公素以能聲聞至宣德五年冬再蒞於莆政令益新治化益明知民利病益詳而民信服者益篤期年後舊廢無不修舉乃進者老於庭詢木蘭陂為南北洋水利前人累修之尋復敗壞民咸憂之侯察功大乃白于郡守會稽陳公曰昔西門遺利史起興嗟今木蘭陂莆水利之大前人創之可坐視其壞而不修乎陳公由春官尚書郎出守是邦銳於為治深喜侯能贊而成之遂計匠度傭鳩工量財公帑出之錢又捐已俸以助費號令一修民翕然各供其役畚挿雲集木石山積先築二堤以禦河水以捍海潮然後盡剔其石鑿前之弊再加濶一丈深若干堅實土灰以固其址又密布椿杙於上乃縱橫疊石鱗次櫛比層為退階如牛眠狀至石梁而止石梁舊三十有二後因摧折遂塞其四濶二十五丈眎昔為固焉莆事煩劇惟侯一人綜理庶務戴星而出躬督其役政令嚴切賞罰明信郡守時往蒞焉辛亥十一月某日興工壬子正月某日告成後五日天暴雨溪水大至漫陂者老曰是雨先數日功難以就此非吾侯之誠心而天鑒之乎莆中之水是水為大水利之功是功居多民心協而天心應侯之澤溥矣遂相與屬筆

於余竊惟碑者紀其實與其功之成是陂之作錢氏始
之李氏成之創於前者固不可無傳起其廢者尤不可無
紀然無其功而紀者是謂侈人之美而人以為諛有其功
而不紀者是謂沒人之惠而人以為忌諛與忌君子不為
也侯之功如此容可昧其實乎使繼侯者皆以侯之心為
心則錢李之功赫若前日事雖千載一時也莆民受惠無
窮矣余因人心之協與天心之應爰述其績與陂成之歲
月云爾

淇園編拙
齋存稿

重修木蘭陂記

明陳俊

水之為利溥矣所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國家
之用者也故善為政者未嘗不以水利為先務焉吾莆斗
壘地多磽瘠膏腴之利惟南北二洋然負山瀕海颶風作
則怒濤驚盪暴雨作則溪漲瀾漫且水源發微涸可立待
苟不於衆流之會為陂為斗門以蓄泄之則旱乾水溢之
患其有已乎此古人李長者木蘭陂之所以作也陂在郡
城南十里許上有三百六十流之會下有潮汐往來之衝
鬻是陂屹立乎其中遏長江之勢使不得東之且幹旋其
流分析左右南行而入於溝以灌溉南北二洋數萬頃之
田蓄洩有方旱潦無虞其功偉其利溥矣然自宋迄今麻
年既久不能以不壞壞苟不修則隳已成之功貽無窮之

惠王公視政之餘循行阡陌戾止於斯慨前功將圯惕然
以為隱憂乃屬耆老而告之曰前人為民興利於此吾可
獨愧前人哉苟思無愧於前人必當有以修復之然於吾
民不能無費且勞耳若意謂何僉曰公所以來者將為民
興利又不忍勞費其民何仁之至也又曰不一勞者不永
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何憚一時之勞費而廢萬世之大利
且驗田以出粟何費之惜差力以供作何勞之辭惟公所
令而已公幡然喜曰凡若之言皆吾意也吾為圖之即還
而白於府時郡守毘陵韋公貳守姑蘇吳公通守貴溪李
公節推平公徐公暨幕賓張公等咸是其議且勸相之而
僚友邑丞杜侯判簿粟侯典幕石侯又從而協贊之公於
是相機度宜經營惟謹使吏王原明耆民陳叔宣王宏安
等十數人董其役先築堰以截其流然後大集衆工而興
作之陂舊為間者二十有八今穿漏而圯壞者六乃悉撤
其舊址實以灰土貫以松木而又疊以鉅石縱橫上下勾
連叅錯櫛比鱗次以為固其南北堤岸而善崩者則亦布
杙為址積疊以石如前法其高下深廣雖皆仍舊而工力
綿密視昔之修不知其幾倍蓰其長以尺計之千四十有
竒其石與杙以枚數之七千四百有竒其用人之力以工
積之至萬七千有竒經始於天順癸未十月辛亥訖工於

明年二月丁丑僉謂是役之成不能無記相與謀予文以刻諸石惟水土之政所以養民凡受牧字之寄者惟以是為務則民得其養民得其養則教易以行俗易以美以贊國家太平之治於是乎在苟不務此而急於簿書期會之間是謂不知務是謂冥行今是陂為利害所係公能於成功將墮之際修葺保全施大功於不朽衍遺利於無窮可謂知所務而有功於民矣昔白公修鄭國之渠民獲其饒而有禾黍之謠杜詩修南陽之渠人享其利而有召父杜母之歌吾知甫人之食其利將亦如谷口南陽之歌且將見太史氏大書特書與鄭白召杜諸公相輝映後先矣予

忝農部屬也聞郡邑官能農事者必歎羨起敬矧公興吾邑之利足吾民之食其於眾人之請安敢辭於言乎故謹記其興作始末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採擇公名常字大經江南臨江人也由名進士擢監察御史出為令官多政績可紀此特其一云

天順八年五月朔
日立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明周瑛

事有敗於盛滿而功或成於細微盛滿何敗忽心生也細微何功畏心生也吾每觀天下事而究其成敗未嘗不重致意於斯焉莆為地瀕海舊時居民種田惟恃橫塘新塘陳塘許塘唐坑塘國清塘六塘而已後言利者謂永春德

化仙遊三縣水合趨吾縣以入於海若橫而堰之可灌田
萬頃宋治平中長樂錢氏女提金大如斗來繫址將軍巖
下陂方落成忽暴漲潰錢氏痛憤赴水死繼而同邑林進
士從世復以十萬緡來繫趾溫泉水口口隘水悍竟為怒
濤所奪而廢熙寧中天子降詔募能興陂者於是侯官李
君宏畫以其家貲來宏多財好施號長者既來日與浮圖
馮智日步水濱以求地脉迺定趾木蘭山下而作今陂長
三十五丈分三十二門法伐石以為槌挿入地中然後依
槌以為防高出水上石布置皆口吻相饒牢不可動於是
陂立水中屹如岡阜昔日狂濤入海者折而東注然後南

洋地變為沃壤而六塘隨廢矣

國清塘八
元始廢

紹興中陂失故

道決北岸東駛縣丞馮元肅治之元至正中石柱傾重淵
如酌達魯花赤八哈的牙兒又治之延祐間總管張仲儀
作萬金斗門引水北注灌延興孝義仁德三里田而北洋
始分其利入國朝來通判董彬縣丞葉叔文皆嘗次第修
治矣董以板傅土以石傅板鈎鎖結砌壓以巨石葉謂以
石傅板易壞為址薄亦壞廼築上下堰涸溪海二流盡剔
板而出之椽杙入地九尺廣視舊加大有二尺然後取石
結砌如前法既又疏治南北二洋溝加深廣之使利澤徧
及於莆人焉故莆人至今言水利必曰葉丞云宏治庚戌

黃巖王公弼由進士拜刑部員外郎出守莆一日會同官
朱侯海周侯纓翁侯理往視陂歎曰大哉陂乎無是陂是
無莆民矣衆曰公於大者固所優為而於小者亦未嘗忽
況合衆小以為大而又大者所託以不毀也公其圖之莆
民方苦陂壞聞公言皆願輸田畝所入為公費公乃擇郡
人有齒與識者得林叔孟林仰止以司其事舊時陂為趾
固至是漸穿公曰涓涓不止將成江河迺命涸流求孔穴
而塞之舊時陂上流布長石以接水下流布長石以送水
至是下流石脫落公曰此不治則陂仆矣迺命伐長石七
十餘以補益之舊時南北岸善崩公曰岸崩則禍及陂迺
命築岸先布地牛迺加灰石其岸始固至於協應昇仙二
廟迺祀有功於是陂者公曰是廟當與是陂相終始今既
傾圯惡可以無治乃命修治以復舊觀烏虜盛滿者覆敗
所自起也細微者事功所自起也公戒覆敗於盛滿競事
功於細微使前人遺緒不墜莆人命脉復存此之為見豈
但治一陂而已哉既卒功縣尹李君福念公勤民介丞簿
何君澄劉君玘屬瑛紀其事瑛莆民也日飲木蘭陂水敢
忘所自謹推公之意重有告焉夫木蘭陂水之源也東角
遮浪諸長堤水之委也洋城林墩陳山蘆浦四斗門水之
操縱也近時所作岳公橋與諸旁近作涵洞以走泄水利

及夫舊所為水則人或竊而低之者則又水之耗也公愛民未已請治其源固其委慎其操縱而又處分耗乎水者則為利益溥也

載宏治興化府志木蘭陂集

重脩木蘭陂記

明劉勳

木蘭陂之利莆民也四百餘年於今矣李長者功德在人
心久在協應祠廟然陂築以石石所不渙者大石柱欄之
爾故柱以將軍名上截溪流下遏潮不令上壅撐支巨力
無歲葺有崩頽風雨靡常祠堂亦屢見圯敝在昔君子為
政時省而修增之諸有記存皆可考也顧陂之石柱且傾
百年來無有能正之者豈當時省修率畧或主張者識左

而才迂耶思患預防其容可忽也乎澱山周公握符吾郡
下車後即留心水利歷覽咨詢乃者木蘭陂夫陳永著等
備陂及廟應修狀以聞公曰陂誠莆農事攸賴廟以報長
者亦祈貺護陂奚可後遂躬自閱視揆材度庸復重念曰
懷永圖者不惜費求實效者須得人廉召邑民余宗兄希
夷發給贖金俾鳩工董役焉又進希夷告之曰察微則患
可防知要則功易集吾觀陂之堰也非石罅漏為慮實大
柱無以欄石為憂柱乃傾石就渙矣陂曷以固若徃慎念
哉希夷肅將走相咸云正柱之難具以白公公授之規戒
善營之無勞是惜希夷祇承德意遵規矢勞百十年難正

之柱一旦挺然而陂固無虞群情歡動公宏才遠識勤民
仁愛深矣乎陂工告竣廟亦足稱迺休希夷行奉報命因
述公德於勲屬為記勲躬耕百畝飲潤木蘭沐公惠仁得
免枵腹固宜懽忻撰紀以告將來公入莆再期心切民膜
興修康濟不但一木蘭為然禾黍之謠傳於谷口稻梁之
詠載彼鄴房南陽舊業不淪荒瘠而召父杜母至今人能
稱之莆民他日懷公宜何如歌且頌耶抑范文正公之令
興化築海隄以衛民田民享其利者以范為姓范公姑蘇
產也鄉哲先典刑公良無愧矣公名大禮起家壬辰進士
仕西曹執法忤權貴左遷尋移留都歷工部郎中來守據

所設施名位不可量謹記以俟修郡史者大書云

嘉靖二十一年

十二月立載
木蘭陂集

重脩木蘭陂兩岸記 明陳大珊

木蘭陂扼海之上溪之趨者其流駛甚加以漲潦衝突岼
故易壞往年有脩築大則稅及水之田小則給工贖皆擇
民之有財力知義者董其役後因以為利估浮於檢落之
多費糜於日月之曠即使造作如法官與民猶病况未必
如法耶嘉靖甲寅歲岸嘗小壞前令選川許侯知其弊以
南廂民林壽六脩之要工畢乃給直是以上不盡力疑其
民民以不給直疑其上豈圖功之道哉次年夏許既去岸

果大壞其南中陷若深壑北決一溝長十數丈僅存護石
之址漲潦再至必潰決無遺岸之壞不可支矣其秋郡守
蓮塘陸公縣令水南何侯始蒞任陸公以長者裔孫庠士
李諮言下之縣又謂何侯曰役民興利固縣中事聞過家
時率鄉里父老治水今宜為首民固此堤侯謹諾屬防海
寇未暇今年春二月警報始息陸公遽下教曰春深雨水
將至役不容緩即日來視已密有畫矣惟新里老舉茂復
等十四人至侯視其家貧無營幹才使分治灰土別以南
力民吳曰徵陳伯伍計程而督其事既而視所計程未必
盡用也則出贖金先給其半明輸而使之併力併力而乏
人助以閘夫又使十四人監其工日赴縣登於籍侯間至
而稽之責其惰者於是互相激厲作如其家岸之旁及水
面所易齧者以灰土堅築之加石為護焉始二月十六日
訖三月九日而畢灰石之直匠之傭凡白金四十一兩果
盡半程耳成亟而費省民不及知而岸則甚固且自始事
及竣皆晴霽便力作其前後則淫雨泥淖若天假之期以
攸濟者君子謂陸公以誠託侯侯以誠使民誠無不格故
上得天時下得人力收相成之效以就不日之功是不可
以觀政耶夫宇宙之間皆吾分內即郡邑之事而天下可
知有責者擇人而任之能不專諸已也功不掩諸人也尊

者成其簡卑者忘其勞則上下相成天人交應於致理乎
何有余耕鑿陂下感時意深嘉世道之寄在吾莆陽郡邑
也故因茂復等之請遂為之記且以示後來役民興事者
之法

載木蘭
陂集

重修木蘭陂東隄記 明蕭奇勳

郡大夫敬所錢公署篆之旬月陳紀綱蘇枯槁還逋逃剪
諸一切煩苛弊蠹而新之合郡氓黎式歌且舞既有事於
木蘭陂李長者廟覩堤岸就毀廟宇罹兵火後頽甍斷楹
殊不稱則喟然歎曰郡政孰有大於是者乎是當在予乃
委郡幕劉梅董役估傭捐俸金若干乘農隙葺治焉築堤
用石一千三百餘丈為工四百五十有奇修廟正室並兩
廡庀材巨細凡三百章為工亦贏四百計補周垣之傾圯
者鮮丹雘之漫漶者蓋汲甑丸之歆缺腐敗者肇事於隆
慶己巳之十一月至次月末旬訖工焉由是層軒切漢修
堤卧波溪洄瀾澄人安神安過者罔不舉手加額曰都哉
賢大夫之績微大夫堤不葺陂將圯焉民其魚矣李長者
之功與山川同其不朽匪大夫又疇能欽翼興起之俾我
等瞻仰愉快耶次歲春仲能幹陳伯伍偕諸父老山中請
予紀諸石以昭績垂永焉予自屏伏來杜門高卧於時事
默默也惟歲時採小艇携詩侶嘯咏於木蘭烟水間間謁

長者廟崩堤殘宇觸目激衷顧時莫可告語者舊秋聞公
政異甚始修議以請不知公業已戒徒鳩工矣則莞然自
笑以為世有憂天獻曝之夫則余乃似之是役也烏可以
不文辭予嘗覽眺方輿而歎木蘭陂之闕於吾郡至巨也
夫吾郡素號海邦田地沮洳者半雖有瀨溪一水納數百
里之流可導以溉其如潮汐瀰漫何有宋錢媛初築陂於
將軍巖進士林從世再築於溫泉口皆垂成而隳至李長
者宏始遇神僧於木蘭山下收成功焉今觀陂形勢截溪
海中流矯若龍翔屹若山峙驅斥鹵疏溝渠溉南北洋腴
田以萬頃計流膏美利萬世賴之後陂左右堤岸頻潰數
十載不一治則惠及陂合郡關命脉焉以予所睹記嘉靖
己巳郡守澱山周公修之至乙卯水南何侯又重修之民
之無祿薦罹倭患陂與廟將並圯邇來又二十年矣匪賢
大夫宣風布惠心民瘼景先哲疇能興念及此抑予於是
重有感焉昔太史公遍觀禹迹著河渠一書其於鑿涇渭
決漳鄴諸嘉績詳焉明示水之利害為天下後世慮甚長
遠也我國家覆露區寓尤重勸農水利之官顧風靡吏媮
視民之休戚而秦越之奈之何乎今之時耶錢大夫郡佐
爾初蒞任出文武籌畫翼中丞公滅海寇千計聖天子錫
金騎寵褒之即署郡未幾聲聞已籍籍又能捐俸急義使

堤陂再鞏廟宇赫然第其勲伐其於太史公所紀西門豹諸君子何讓焉矧視方今吏治又多膏膏壤若是乎皆不可以不書公諱穀字子仁浙之嘉禾人由魏科試天曹第一初丞吾郡德業名位蓋蒸蒸未艾云

隆慶庚午仲春吉日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隄記

明黃謙

去興化城南七里有溪發源自永春德化仙遊會澗壑之水東趨於海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女提金來築陂於將軍巖欲以溉田陂成輒壞錢女飲恨赴水熙寧八年侯官李長者宏應詔至傾家貲七萬緡定址木蘭山下疊石成陂上障諸溪下捍漲海又疏渠導水注南洋三十里鑿大

溝七支溝一百有九溉田萬餘頃歲輸軍儲三萬七千斛而北洋人亦引此水溉北田歲入而不貲莆人利之錢李並膺封祀宏治十六年祀典載申著在郡乘萬歷七年秋暴雨決旬移山走石陂隄南北岸忽大壞而廟亦傾頽兩洋編戶殷殷然抱滄桑之憂是秋執憲高公自泉南移官入楚道經境上聞陂決患之郡太守陸公莆令葉公俱目擊心軫會上計期亟瀕行陸公躬詣相度屬別駕許公力必修復之而以督察綱領屬攝郡司理馬公許乃白狀撫臺耿公按院敖公暨藩臬分司余公郭公咸報可捐帑金三百有奇備物呈材洪纖畢舉其要者隄陬潭濱澇勢必

趨加石槌壘土功度較高數尺以防崩潰兩廟之前諸水
縈抱地墊土疏勢所必激裹以堅石度較舊加縱石一週
以殺奔騰迴瀾橋上接洪濤水勢重甚則徹下皆用石砌
度較舊長丈有六以固根柢北岸隄下洩水之孔竇也則
縱皆累石度較舊高倍之以杜漏卮而二廟頽毀亦既鼎
新是年南路告饑公奉耿公檄召惠安窮氓應陂役饑者
藉以就哺而馬公時拊循勞遣之工始於己卯歲臘月竣
事於庚辰春三月費金不盈三百報成兩臺嘉獎莆人士
咸彈冠胥慶乃伐石蘭皋屬予小子謙濡毫記之予惟木
蘭之役具三善焉夫疏川灑澤則諸夏又安水之為利害
大矣今陂隄載整渟洩咸宜俾數萬軍儲上供不匱下及
魚鹽之利橘柚之園亦被霑渥積有蓋藏是曰興美利一
也上古祭法諸侯於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則祀之是
故勾龍有社烈山有祠凡以答神休慰民志也錢李成毀
殊途憫志一軌乃寢宮荒莽過者興嗟一朝輪奐貌像綏
成即若田祖有神豈不俾民錫類是曰重反始二也周禮
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首散貨利是故越川告饑僦衆完城
吳地不登募民興造權以濟經斯其效者今招徠宴子羣
聚版築水土弭寧鴻雁來集救災卹鄰古之道也是曰寓
荒政三也嘗觀韓世家韓畏秦加兵遣水工鄭國間秦鑿

涇水欲以罷之夫鄭國賤工也鑿涇緩師也彼其人豈本
志裨秦哉顧稍有益利史且書之今一舉三善不紀何以
彰大美詔來賢哉始陸公行部約許馬兩君循河山絕海
瀕登高眺遠留題木蘭二廟中凜乎有填海補天氣不兩
歲陂塘隄堰取次修舉民賴粒食仁人利溥空言云乎哉
陸公諱通霄楚江夏人許公培之粵新會人馬公伯瞻吳
秀水人葉公承遇東甌人慮始樂成咸有勞勩法宜並書
之

萬歷八年仲夏之
吉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南北岸送水隄記

黃鳴俊

蓋聞天下之利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成此之謂用民木
蘭陂之食澤於莆也自熙寧始代紀修跡暨於今而岸嚙
隄穿物不停固識者危之雒中王公以分藩重臣鎮興郡
凡所為無近智惕而有慮適李長者裔孫李維機以修
陂狀聞公憂形於色曰疾之疾之萬物之時也事下郡郡
太守朱公察原委畫便宜議上允施行於是以南北願輸
田畝所入為公費庀徒號築實岸頰厚隄址復以餘貲鼎
新惠烈惠濟二廟祈祝護陂禮念始之者也然皆應古合
舊厭塞衆心云報成衆屬予紀以昭示公功予惟三百六
十澗為一水力能遏其流以澤南北數萬頃昔人之德澤
固與陂相終始然使少當告敗不有人焉起而修成之則

江漢之注必竭漏卮此君子所以重預戒也矧今亂危甫
脫措置維艱嚮之擁厚貲競末利皆束手無從獨是主伯
亞旅猶能假陂隄之利服糖蓑故業今試巡行木蘭之下
見夫故道安流聿追古昔且廟貌聿新令人起敬見莆陽
名壤生聚教訓復自今始則公之大有造於吾郡者豈特
一陂之利已哉是役也倡者分藩王公諱依書號雄符成
者郡守朱公諱國藩號晉昭至司理史公允琦縣令郭公
景昌實効協贊力董其事則參軍洪君儒咸有勞績宜并

書

順治辛卯仲冬吉
旦立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黃起有

木蘭陂創自有宋錢女始之林進士繼之功俱弗就後李
長者應詔至莆堰築乃固上殺馱箭之奔流下遏狂潮之
洶激時其蓄瀉以溉南洋數萬頃之田其北岸一門則元
郭張二總管闢之并溉北洋延興等三里之田迄今數百
年兩洋粒食之民咸蒙其利嗣是迭壞迭修犂載郡乘然
事難而功鉅未有如今日者也自兵革以來湍流吞嚙毋
暇周防涓涓將成江河非但蟻罅之易塞也徵召殷繁餉
口者四馳矣勞止之民未易以佚道使也計畝徵貲涎為
利孔淹遲歲月外飾壯觀中若敗絮即有忠實幹辦衆喙
甚之未易肩任而愉快嗟呼將此數萬頃之田聽其淪胥

為壑乎率作董成繫長民者是賴於是紳士耆民羣請於
太守陳公以謀諸縣丞吳公別駕王公司理康公而邑侯
沈公躬詣其地究察形便咸慨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
資取諸受水之田不過畝捐鎔粒耳財不患不充役取諸
食力之傭穀工受直不侵於中飽也心不患不一若夫強
力心計好行其德者豈遂無人擇而任之事不患不治議
既協布令以示郡邑諸公先各捐俸為倡乃聚人徒具畚
揭筥礫礮堅選材鞭石公又勸相之水反其壑併日合作
其始播穀勿違農時民知上之人惠我以生也踴躍趨事
始於嘉平竣於修禊腐者新阨者植淤者疏穴者窒而石
鱗鱗而水沄沄鰲擎虹偃屹立中流又飭新錢李二廟而
妥靈而報本墜茨輪奐煌然改觀公與紳士乃相顧而樂
之而龐眉鬢稚無不欣欣走相告也起有竊觀是而有感
焉興利惟時立事惟人莆故海隅舄鹵地耳昔長者以宏
力建陂有錢林權輿之於先又有十四家協維之於後遂
能變沮洳為沃壤萬世一時功無與二今茲之役時勢孔
岌慮始實難苟非長民諸公主持於上使黎民後應於下
安能以百日之間完數百年之利鄴渠召埭後代猶傳其
人以今况昔彼難專美矣至夫綜理之勤勾稽之密則董
事諸君之功弗可誣也余老矣無能為役但樂觀成爰紀

其實以告後之愛民與任事者

康熙丁未三月吉
旦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彭鵬

庚辰秋八月興安水災橋梁陂隄決而潰木蘭陂合三百六十澗之水與怒濤匯潰甚水涸躡屐北自萬金陡門橋視北堤涉陂視二十八閘壞其半閘前送水巨石塌者沒者不以枚南視迴瀾橋南北堤皆壞謁惠濟侯李長者廟廟額廡下寄錢妃像里人慨然曰陂始於宋治平間長樂錢女掇金如斗築將軍巖下落成遂決妃蹈水死主簿黎畛徃視望洋歎而死繼而同邑林進士從世築溫泉口無功熙寧八年李長者諱宏應詔修水利捐七萬緡自侯官之首先遇異僧馮智日貫酒長者家三年不責酬將別期木蘭山下授方畧布石柱三十二使溪與海隔田資以溉陂成塞五塘為田撥八百石設陂司以時修治長者之功兼創與守郡誌惠蹟詳矣自塘田廢而補救者隨宜設法前明天順甲申始驗田出粟宏治壬子陂壞輸田畝所入庀工遂為例

皇朝順治八年歲辛卯一修康熙六年歲丁丑再修例由舊夫水利粒食之原也壞則修召父杜母之聲其在今乎會太守蘇公師帥方新以修學校水利農田為先務長者裔孫李植先具狀請維時郡司馬張公治中湯公莆陽明

府周公咸曰修之亟集紳士三老議僉云南北得水田計
畝全得輸錢二分二釐半得者減主佃均輸太守謂兵荒
農家苦令田主輸八佃輸二恤農也又慮毫釐累黍之滋
偽也改金輸錢每兩輸宋錢四百出納咸便按冊照六年
事例惟東埔柳亭蘆浦新溝等十四鄉具呈以同時修馮
公堤免輸馬堤距萬金斗門里許初決丈餘居民泄泄遂
至三十丈輸錢如陂例凡八千畝已完錢六萬六千零未
完者缺董事支修陂錢四千書之以為近堤居民涓涓不
塞之戒且謂隄與陂非同修則此八千畝皆修陂得水田
也辛酉十月既望太守郡司馬治中明府躬祀李長者附
祀錢妃祭陂近鄉約正耆老咸在命之曰司收納者四人
監收者二人監匠與工者九人掌物料者二人採辦物料
者二人出入登記載筆以從者二人支給具領赴庫官驗
實給領先是僉報幹辦太守批其狀曰本府廉訪有莫姓
老人公直可任董事不可少此人批下僉請七十叟莫霽
徃叟固辭敢請始應命與董事葉公泮周公穀等俱自裹
糧飲木蘭勺水果如所廉凡百六十日明府單騎時視工
勞來勸相之壬戌夏四月工竣董事報於官無巨細必登
視其概者石計丈千九百六十二殼灰計數千三百四十
五炭計觔二萬一千六百麻計束四百五十紅土計艘二

百二十九荊草計担四十六石匠之工千九百九十泥匠
之工九百八十九運土擡石搗灰之工三千五百九十三
合一切用宋錢三十六萬六千二百閤之傾者支缺者補
送水石之塌者沒者就緒南堤計七十九丈北堤計八十
一丈南北橋外實中虛表裏堅凝僉以陂流迴漩處凝溜
而隙糜錢六千八十購石四十八丈製大竹圍二十六障
水以塞春漲不果圍與石貯修橫山堤用又以整李廟糜
宋錢一萬一千五百以建錢廟糜宋錢七萬九千一百匪
是則修陂之數止此後之修者計丈輸錢似不必畝計二
分二釐亦斟酌便民之變例也李廟在宋元明時馮僧與
林黎二公配後撤去其後北堤另立馮祠今將圯修之大
費民財議置主李廟西偏蘋藻可薦憶馮僧貫酒長者家
不責酬相與有成豈吝尺寸地若林進士者舉事無功視
棄錢刀如土耳丈夫寧以數萬緡易人廟食哉黎主簿之
死偶然耳脩載其事不沒焉足矣是役也南北得水田九
萬九百八十有奇應輸宋錢七十三萬四千有奇陂與錢
李二廟糜錢若干悉載記內陂工暨各匠具領凡五紙馮
公堤支領另一紙官批存庫銷算有所考焉十四家呈請
官給修祠錢萬四千剩錢已輸者存庫未輸計一十八萬
四千有奇議修橫山海隄橫山扼木蘭中流堤決則南北

水田俱竭明府悉其狀初太守親詣至再曰陂竣乃舉覈實而觀成今茲之功實惟召杜是賴太守襄平蘇公諱昌臣別號次山郡司馬三韓張公諱四教別號振公治中吳郡湯公諱傳楷別號素公明府周公諱鼎別號聲遠廣寧人紀工勒石董馮公堤者二尹許公諱正禧號云吉江南徽州人例得書鄉紳陳諱躍馭得附書董陂隄者舉人葉公泮姚公濬明經周公穀例得附書鵬承郡邑祖父母命忝與是役愧無微勞然所見所聞樂道人善且於本末頗悉援筆而為之記

古愚
心言

重修木蘭陂記

知府沈起元

滙永春德化仙遊三百六十澗之水以灌莆陽南北二洋數萬頃之田惟木蘭一陂是障陂之成凡更三人其柱石陡門溝洫涵洞埧塘堤港與夫經畫區處具載邑乘自宋熙寧以來六七百年修者凡十有四時築時圯動糜金錢億萬計則奔濤駭浪震撼衝嚙之故也雍正五年秋九月余來守興安陂適告決遂按其地已決數丈溪水注海如建瓴急鳩金錢督工役其明年五月決口乃塞六月旱諸郡皆災興獨稔陂之力也又明年工始竣於是考境內水利如南安陂如東角遮浪海堤林墩陡門皆將次第修舉而余有署篆東寧之役諸所欲修者遂未克竟乃屬莆之

諸君子與其父老而告之曰水利者天下之血脉而古今之民命也水土平則民以粒食故聖人治天下莫先於治水今

天子神聖凡秦晉燕趙水利之湮幾千百年且一稟

宸謨復三代之蹟而垂萬世之利况三吳閩越負山濱海之區溪水竭則民不耕海潮溢則鹹損稼旱乾水溢不豫為節宣非槁壤即汙萊者乎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常患於易敗惟其繼之者皆如作之者之善而時時思慮而豫防則力省而功易集自余來守此邦夙夜兢兢惟以教養斯民為意幸此邦風俗之淳而轉移之易農安於畝士游

於庠獄訟衰息而囂凌不作徒此養恬引翼相與享和平之福以其間相度土宜補前人之所未及而我民貽數世之利乃一官傳舍陂甫竣而余又去矣去而復來其可必乎夫修舉廢墜以振民瘼者固太守之責無可誌者乃徇邦人之請而援筆書之亦欲使後之君子知歲月之易遷而網繆未雨明作有功云爾是役也糜金錢若干出之得水田畝者十之七捐助者十之二贖者十之一董其事者貢生林時邁之力多焉

雍正七年孟夏吉旦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林源

六府首水民生利賴然修則利縱則害天地間利害之鉅

莫水若也。莆昔溪海相通，平疇斥鹵，稻苗不長，惟蒲生焉。以莆名邑，民艱食也。去水為莆，因水患也。合三邑三百六十澗之水，不為莆利，而惟為莆害。宋熙寧以前之民，困可想矣。李長者宏，不惜重貲，相度砌築陂成，溉田數萬頃，轉大害為大利。崇德報功，宜乎與陂俱永也。長者又撥塘田租立陂司，正副掌其事，視有罅隙，即時修補，貲省而財有餘。工逸而陂永固，區畫盡善。自陂田廢，巡視疎，遇大小衝潰，地甲報官查勘，佑工動稽時日，匠役人等張大其工計，畝輸錢浮開其費。陂需石石工攬之外，堅中薄犬牙鉤鎖之法，不講也。陂需土土著攬之外，實中虛薪槎夯礮之用，不聞也。屢修屢壞，職此之由。明以前修十

國朝康熙年間修四，雍正五年陂決，太守沈公起元修之。十年又決，太守蘇公本潔修之。二公皆自為記。乾隆二年大水，損橋石二龜，三汕刷兩岸。馮公堤為甚，斯時急修，數十金費耳。以勻泝未妥，邑宰屢易，因循三年，損壞滋多，需費不入，久而玩矣。文安陳公玉友由戶部郎來攝郡篆，謂陂堤民命攸關，勢難復延，乃剋日興工。廉知原派田畝錢浮於費，減其半。邑侯張公繼鏡述公德意，傳諭村民，民乃輸將。公仍慮其遲，出俸金檄縣墊給。五年七月，功乃告成。斯役也，非公明斷速修，則淹遲彌久，衝潰彌深，浸假溪海

相通民將不勝其擾矣民戴公德請公記之公謙讓邑侯
藍公應襲新履任即到工親勘以記屬余余不能鋪張盛
美惟據實直書俾後人知公功德流芳亦與木蘭陂俱永
云抑余更有說志載明方伯周公瑛作修陂記云近多作
涵洞走泄水利舊所為水則竊而低之公愛民未已請治
其原圖其委慎其操縱而處分耗水者則利益溥矣余今
亦以是請

乾隆五年孟秋穀旦載木蘭陂集

重修興化府莆田縣木蘭陂記

分巡道蔡琛

從來功著一時者踰時則已業稱一世者越世則已豈其
利有未溥澤有未遍歟抑或作者創於前而守者鮮能承
於後歟不世鴻功鉅業相承廢墜而中落此昌黎所謂莫
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者也莆田之建木
蘭陂惠濟侯李長者之功偉矣侯生於宋神宗朝應詔修
陂以疏水利當其鳩工庀材觀泉度隰心思智力之所及
若有神助已於志乘備詳之矣陂成閱今七百餘載鉅工
訖立上載溪流下禦海潮溉民田四百餘萬頃歲出賦六
萬五千有奇惟正之供在其中生民之用在其中派倂濬
渭利比鄭白豈止著一時稱一世哉甲申秋余承乏興泉
監司簡閱簿書水利是其專職遂與同事諸君講求興舉
之策次年夏即值旱魃為虐農夫輟耕民食維艱入秋復

靈雨過多城郭道路積水泛溢水旱將不足恃侯之利澤不幾歸烏有乎余親至其地詳度諮諏患在石陂年久未修殘缺漏卮河路淤淺阻塞耳適莆田令王潤亦心切為民捐廉挑濬柳橋白馬廟三亭四亭南門各河通計八百八丈侯之裔孫職貢名泌挑北陂口嶼上東坡鯉魚墩溝頭韭菜環謝厝各河道通計三百九十八丈丙戌季冬興工丁亥暮春畢事前之河流淤塞者今則舟楫可通矣越歲戊子余以石陂冲陷河源哽阻為水利關鍵自捐廉俸為倡時攝興化府事觀察竒公諱寵格攝興糧事司馬徐公德峻莆田令王君潤仙遊令胡君啟植與興屬庶司量力各輸共得銀千百餘圓擇泌子弟挺元龍二人司其事越五月告成前之傾塌淺阻者今又繕完如舊矣早有所蓄農無竭澤患潦有所洩水無泛溢虞侯之功愈昭昭於人耳目間也工竣適大司馬制軍崔公觀兵壺蘭冒雨親徃環視週遭入廟瞻拜李侯極贊其不世之功並嘉後裔之克肖稱導獎許深拳拳於民事也嗟乎古稱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今莆陽數萬頃之田民生利賴溪流冲之海潮嚙之善治地者自不得不與水爭也但爭諸創始者氣銳爭諸因循者力衰所賴者經理有人歲修有法察之於早治之於微庶水利不朽侯之功亦不朽是所望夫當道

之留心民瘼者因為記

乾隆三十三年季秋
之吉載木蘭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知縣王文昭

莆邑古稱蒲口稽昔溪海相通禾苗不長所生惟蒲爰以
蒲名邑嗣去水為莆因水患也宋熙寧以前未有此陂合
永春德化仙遊三百六十澗之水不為莆利而實為莆害
惠濟侯相度形勢疊石成陂其間石柱陡門溝洫涵洞埧
塘堤港咸經畫畫善陂立水中屹如岡阜共澗三十五丈
深二丈五尺有奇上障諸溪下障海潮溪水不竭民田灌
溉有資海潮不溢禾稻不虞鹹域莆陽南北兩洋數萬頃
田畝惟木蘭一陂是賴其利無窮其功甚溥數百年來狂

城土字應作陂

濤巨浪陂石衝損時修時圯動費金錢向例興修俱係南
北兩洋得水田畝按畝勻捐前府憲沈勒石遵循辛未九
月撫憲潘巡視至莆駕詣木蘭親覽基址入廟禮拜諭令
興修仰體

聖天子愛養元元重水利而務農桑并寓崇德報功之至
意時余循例估計飭修而侯之裔孫貢生李泌忽欣然起
曰按畝捐修此向例也茲泌感大都憲垂念功勳加以獎
譽祖宗孫子感沐榮光敢不破格捐修以承先志耶惟是
功程甚鉅特可一而不可再耳余嘉其好義急公而善承
先志當為通詳請

題優叙嗣蒙列憲嘉獎飭知後不為例自十月既望興工
至次年正月而報竣貢生又具呈復請獨捐修築南北陂
石橋并北陂橋內用整石砌築以禦巨浪衝激以免碎石
淤塞并将陂口以至迴瀾橋二百餘丈溝道壅積之沙石
僱工挑濬統計費共千有餘金似此樂善不倦惠濟維桑
實堪嘉尚余觀李貢生之急公好義與惠濟侯之創建此
陂可謂後先輝映創繼相承矣然不有潘撫憲之觀風問
俗崇德報功則李貢生亦未由而興起化行自上感發於
下自此飲和食德觀河洛而思功百千萬禩惠澤與蘭水
同流矣壬申八月余奉

諭旨署任東寧一官傳舍不可不有以誌之以鳴一時之

盛舉焉

石刻
碑記

重修木蘭陂記

廖必琦

乾隆辛未秋九月大中丞潘公省方至莆駕臨木蘭親覽
舊址有時修隄防之議重水利而務農功仰體

聖天子愛育元元至意惟時別駕來公邑侯王公親承指
畫余以予假在籍居近木蘭晉接之餘叨陪遊覽獲聆緒
論猗與休哉古大臣觀風問俗夫寧有加於是而余因之
有感焉木蘭之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厥功鉅
矣始於錢氏女繼於林從世然皆敗於垂成弗克底績李

侯自侯官來茲土慨然擔其任傾貲不惜又得神僧智日
之力規畫盡善厥有成功自宋迄今數百年來永享其利
間有傾壞以次修理近因屢遭巨浸不無傾圮潘撫憲觸
目警心商確重修王邑侯仰體德意謀於李侯之嫡裔貢
生泌以時舉事李君毫不惜費捐修一次於狂瀾衝壞陂
石欹斜暨傍岸石塊沉落海涯悉行修理外復請捐貲修
濬南北兩陂石橋並北陂橋內用整石砌築以禦巨浪以
免淤塞並將陂口至迴瀾橋二百餘丈溝道壅塞之沙石
僱工挑濬統計費用千有餘金自十月既望興工至次年
正月報竣舊例陂有損壞南北洋得水由畝勻派修理今
李公獨肩其任不替先人令緒一舉而數善備矣故詳請
列憲俱嘉蒙予且有後不為例之議嗣是撫憲陳公會同
制憲喀公具摺奏請議叙荷蒙
恩旨以主簿即用洵堪為好義急公者勸制憲喀又有功
並壽陽之褒飭縣製匾懸掛祠內以彰前烈殊屬數百年
未有之曠典琦以衰老餘年慶逢

天朝德化翔洽大臣公忠體國賢守令宣化承流都人士
急公好義化行自上風流於下從茲水旱無虞田疇有慶
千百年享昇平之福億萬年昭樂利之休似茲盛舉不可
以不書爰不辭謏陋謹陳顛末勒諸貞珉俟採風者擇焉

載莆田
縣志

募修木蘭陂引

知府徐鑑

水利之於民大矣哉莆邑負山濱海中間平疇數十里古皆斥鹵沮洳不毛之土變斥鹵為膏腴易沮洳為肥美稻收再熟歲屢豐年地狹民稠卒不憂其不給則曰繫水之故其中依山循溪築埧灌田畝以十計百計千計大者以萬計惟木蘭陂全溉南洋而波及北洋者功最鉅陂創始於宋熙寧間侯官李長者宏奉詔度地截海布石遏瀨溪全流南注為大溝七小溝一百有九溉南洋田十數萬畝元總管郭公朶克張公仲儀又開萬金陡門分溉北洋歷

宋元明及

國朝初年修理不一其人然皆補塌陷築傾圯費以百計千計無以萬計者惟今之修陂而兼濬溝者功最難陂宜修者南北岸耳乃陂口壅沙沮水昔順流而下今滯洄而入矣總溝沙石壅遏昔汪洋可駭今阻礙難通矣大小溝易盈易涸昔流通瀦蓄今淤淺窒塞矣雨多則淹少則乾水旱無一可昔之膏腴肥美者不且淪為棄地乎莆人無智愚良賤知其當修然狃於目前習於便已皆非能為久遠之計者也嘉慶二十二年鄉人修之以工大費小而止二十五年升任俞太守議之道光二年鄉人又議之皆不

能成幸逢制憲金匱公蒞閩最久為民生謀利害最周今
夏李司馬來攝判篆即令察看情形王令及鑑先後進省
則直諭以修復之方古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竊謂天下無難事若以為難則
無以圖其始天下無易事若以為易則無以要其成計修
陂設夫築堰堵壩運沙之費二萬餘緡挖沙濬溝之工一
百餘萬事如此其急也功如此其大也鑑等責在守牧不
辭肩任所望富人不惜其財貧民不愛其力按戶集資度
田分工惟義乃奮惟衆乃速惟和與公乃成若夫退縮者
糾之惰慢者傲之桀驁不馴者治之則又鑑等之欽承下
風不敢不黽勉從事以期有濟者也惟所費既鉅理宜捐
廉倡率尤望都人士之廣為攸助云

萬金斗門記

元金汝礪

莆創木蘭陂自錢李始迄今三百餘禩陂之南岸置立斗
門灌惟新連江等九里田土北岸延興孝義仁德三里波
所不及世數推移天欲均其澤張侯孜孜為民興利畢力
鳩僦於陂之北岸新剏斗門扁曰萬金浚開河道分灌北
洋耕者獲耒耜之利商者樂舟楫之便陂下潮汐往來復
重造通濟石橋六間以便行者始事延祐乙卯之冬迄功
延祐丙辰之春攻之成之民忘其勞夫以錢李之力能捍

永春德化仙遊三縣溪水卅三十六間而北洋不立斗門
其意固有待也侯初欲永年休致適憲使劉公參巡按士
民遮道攀留公嘉其以廉律已以誠化人年雖及而力未
衰宣閩省府皆以其深識治體亟勉就職以此得成其功
是秋僉憲任公極與八刺公到郡又察其濟人利物公論
所歸移文激勸加意弗懈相視地宜且謂水性就下北洋
地卑恐積而為害臘月又於蘆浦陳壩重砌斗門二座以
泄之使北洋三里田土旱不乾澇不溢為萬世和侯之功
也後之見者其有思乎侯燕人亞中大夫興化路總管兼
管內勸農事名仲儀

延祐丁巳四月望日郡人漳州路龍溪縣主簿趙孟慈邵武路儒學教授

邱臣甫等立石
載木蘭陂集

修南洋橫山塘岸記 彭鵬

障三邑三百六十澗之流以溉南北二洋稻田數萬頃木
蘭之利大矣哉怒潮激湍歲久易壞自修以來歷有修理
皇朝辛卯丁未一再修庚申又修余時董其事惟陂是急
循陂而下里許地為橫山延袤百餘丈扼木蘭中流界溪
海多歷年所溪流右突海波左嚙勢駸駸將決決則陂南
流入海而南洋之田困南流急趨下即北流力殺而北洋
之田亦困非築堤以固之陂雖修奚益余故具其事於前
碑以待來者戊寅秋水潦大至陂底內塌三十六門圯殆

將半而橫山一帶不絕如綫民以事聞郡邑咸謂修陂因舊也築堤創始也陂之修有成跡可循隄之築前人所未事必填舊海以遏其衝購地開新道以順其流雖勞與費且十倍於陂弗庸憚也當道然其議以郡司馬趙公世安暨邑侯金公臯謝倡贊獨力太守乃詳請而委重焉同捐金二萬有奇經始木蘭急上流也築堤則計畝樂輸南田六而北田四以水利之緩急權之也徵未及辦邑侯金公捐二百有奇鄉紳林君楨亦出貲百以佐焉至視出納課工匠董事諸君咸矢慎勤遂克有功計陂工料糜銀如所捐之數又支用樂輸錢一千九百文隄長二十四丈三尺高四丈二尺廣二十丈糜錢一百一十九萬六千六百文又以錢六萬六千一百文新錢妃李侯宮重建馮禪師廟報功德也尚未及徵者籍其數於官預為護隄石埽之需工既竣余竊喜前之有待者於今克覩成績非當事愛民興利曷以得此而鄉紳士為桑梓建久長策皆可嘉也是宜勒貞珉俾來者有所考又按潮汐激盪岸善崩石埽之設尤宜繼隄而有事者也余更翹足以待

載莆田縣志

岳公橋記

明林文

莆郡城東之白埕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灌田若干頃正統壬戌秋海潮暴漲堤崩水盡洩於海艱於復築民甚患

馬成化初元翰林院史官岳公來守是郡重學務農急水利南力里等九里耆民相率來告公細詢為患之由既得實買旁近之田別決渠以通其水造橋其上以通人行經營有道人心悅而用力齊工夫易就足為經久計橋成耆民伐石為碑請予為書其名以頌公之惠因名曰岳公橋云公來莆興民之利最多此特其一耳

成化二年立
載宏治府志

蒲坂興造碑

明鄭岳

蒲坂舊為南洋與區壺山南峙蘭水西下沙溝折北而東分一支遂注坂中昔人嘗引沙溝而合之未能也又嘗於坂之東北隅為橋垂成而廢於橋之右為佛刹久而圯於是襟壅背虧民弗寧居人文亦幾乎熄矣鄉族父老患之致厚屬於余慙寘之懷嘉靖四年秋余謝事歸適高安傅侯朝晉丞吾郡爰告以是侯慨然曰水利橋梁有司職也迺議市田率里人鑿渠橫亘百二十餘丈引沙溝達諸坂中轉而東注而溝成迺即橋舊址累石橫梁改塗東出而橋成迺又即佛刹舊址為屋四楹以祀土穀地神旁祀他神前闢為門後聚巫祀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傅侯躬蒞督率擘畫五十金江丞守八金助費溝橋余終其凡役里人樂其成礪石請記夫以百千年廢墜畢舉於今固有握其機而網維之而人事之修適應其會豈非數之然歟紀

茲役之成并系以詩曰繫茲蒲坂實惟水鄉東醜一渠直
注中央西望沙溝阡陌微茫決而通之其流泱泱前繞東
匯溢以鉅梁濁流為清可飲可湘渠道不紆以舟以航即
橋為閘旱不能傷惟社有神保障一方既奠厥榭降福穰
穰百千年來墜廢畢張形勝改觀人文發祥睠茲渥澤曷
其敢忘劉辭珉石式垂無疆

山齋集

按是溝之開蒲坂內溝遂以停淤為患不明水性固不
宜妄有改作也

重修林墩陡門記

明朱瀚

天地間自然之利得人料理之則其用恒不窮吾莆水南
自木蘭成陂溪壑之水循壺公而下沛為通渠徧溉田畝
濱海為三陡門扃閉瀦瀦滯則啟鑰以出其餘歲久弊滋
簷溜未徹河渠遂枯歲耗不登者非直涵竇之咎也嘉靖
辛丑歲今太守姑蘇澱山周公下車軫念民隱理官如家
尤拳拳於水利一事寢食弗忘越明年秋民以是告公曰
噫嘻是不在我耶遂按行海上親閱其實廼召邦民有職
於是者數人籌畫經理務盡厥情乃檄邑主簿邱斌以董
其事乃以是月某日徵工斷絕漸盡出其底結砌於兩門
之旁其距海出水平鋪巨石迅流衝激淪伏於淵者度其
勢弗可出乃更伐石以固其趾適如前規徂春乃告成夫

吾聞水利無專官簿書期會所不及故吏得苟且以逃其責自非體國愛民當事任責之君子不求近名而圖久遠之利者率未暇以為茲役也佚道使民不擾而事集利在夫莆人世世信乎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存乎其人焉耳昔人謂為民節用如牖河然畜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君子觀是役也可以知政矣公名大禮字子和贊其成別駕北泉張侯節推三洲章侯也

天馬山房文集

修林墩陡門記

余颺

林墩之有陡門也滙木蘭上下洋百派之水而注之海者也先是木蘭未築則溪水無所儲海水無所障木蘭既築則海水雖安瀾而讓道溪水尚橫決而爭趨故陡門之設早則障溪水使不得出潦則洩溪水使不得溢是陡門者又木蘭之大通大塞也蓋自宋治平以來六七百年而忽壞於順治癸巳之秋予倡率里人鳩工集衆截上流築高埧堰洪波而堤之幸而水性安瀾農工不害如是者十餘年天吳屢災長隄突嚙不絕如絲會邑侯江陵沈公銳意修復乃以修築木蘭縮節之餘加稅南洋得水之田又以田之差次定役之繁簡以地之遠近量力之多寡謀既定矣而以其任屬不佞於是伐木為樁鑿木為坎燒蜃為灰填石為底周以巨鼎鍵以高牙工及半矣沈公以他事遷

去會新侯許州王公至循按成蹟復圖成之加近水之稅
役地着之工而事始告竣焉嗚呼地方興利之事未有不
謀於有司而可成功者然而無其志者不欲為無其力者
不能為二者備矣不幸而上下相承始終相格則為之不
成勢或阻之者又多矣是役也若非沈侯圖之於始則一
望溇瀟長為蛟龍之窟非王侯圖之於終則未成簣土誰
騰黃鵠之歌今者溪海迴瀾長虹屹立畝圃不溢波濤不
泛人皆知土德効順而不知二侯締造之艱始有與始終
有與終功並茂也予里人也食侯之德故執筆而記之沈
侯名廷標江陵人進士王侯名克教許州人貢生

載莆田縣志

立東山水則序

明陳稔

人之所以賢者以其有仁與智也利害不兩立是非不同
途仁者興其利而不使害之萌智者審其是而不使非之
雜此戶部欽差閘辦黃石魚課官馮君重修莆田縣東山
涵閘之所以為賢也初宋熙寧間李長者堰木蘭陂障永
春德化仙遊澗壑三百六十之會流渠而會之東趨以溉
南洋惟新南匿壺公莆田國清連江興福等里之田瀕海
立泄以殺霖澇其後洋城林墩東山斗門相次而作泄遂
寢廢每大水海堤決潰乃設涵竇數十處以助斗門之不
迅而東山居一焉蓋斗門低出渠下澗過尋丈有門以啟

閉涵則高出田上徑不盈尺首尾洞達而已元季以勢力
塏東張澄口海地為田者相踵然以斥鹵歲不可登明初
縣民林用震李仲章皆以直得之而用震居多遂垣石外
護圳流中繞連亘數里之埭而微深廣東山涵竇以取餘
溉之益又計其蠲穀之利而以通舟為便恃其莫敢誰何
悉平置涵故堤䟽接上渠順勢之注沛然莫禦而私創斗
門於東張自是李長者之渠常涸而彼私設之圳流浩浩
湧湧魚鱉充牣賈楫商帆往來絡繹數年之間南洋民食
公賦皆乏而用震倉陳貫朽富甲一郡利於已而害於衆
矣府縣官雖多賢民怯用震之豪莫敢敵仇以事白者洪
武十二年冬縣丞壽昌葉彥輝以公事之莆田興福諸里
民茅汝直等數十人泣訴道右彥輝受其辭府學教授吳
性傳為木蘭之水歌以激勸之縣丞遂遣連江里余原誠
督其役性傳撰記備載始末然不究前昔之是塞其渠築
其堤而涵於上乃因震之非而抑損之砌石如斗門制攻
石為閘竅其首設夫以主之約令曰東張澄口之田涸乃
啓閘焉夫用震之埭塏海西吞有用之水東吐之無用之
地洗其鹹鹵則田益腴以有限木蘭之源而恣東張澄口
無厭之需吾未見其可也且石閘重不二十鈞手其竅而
起之兩夫之力耳暮夜竊舉孰能禦之哉澇則閉乾且啟

東張澄口昔之利不減於今之利南洋今之害不減於昔
之害用震之心昔猶非其非今則是其非矣嗚呼彥輝慮
及此而爲之耶慮不及此而爲之耶至十五年春赤地數
百里既而兩三日溝澮皆盈而東山之閘大啟茅汝直謀
曰天之惠我若此而林惡不悛欲訴於郡縣恐一日之緩
水涸可立待也奈耕事何馮君孔邇敏而達勇而決薈鋤
強豪一語之下耳遂造其庭而告焉君曰噫予職河伯辨
魚課魚依於水水利曷敢不急且予世為農家豈不知稼
穡之艱難乎自丙申歲攝跡行伍歷遍江湖豈不知民間
之利病今奉勅符而來為天子使利民之事宜乎知無不
為也即與同欽差官盱眙駱君步造東山之上召余原誠
復董其事定議立則鳩徒計庸始工於四月甲午越六日
庚子告成砌石於涵底崇六寸置閘其上攻石厚七寸濶
二尺長如涵之廣有竒而冒於閘端植木柱於旁而機鍵
之官收其鑰澇則啟以泄之乾則閉以蓄之水襄閘而注
者以溉林李之埭於是東山涵閘乃為南洋之利而東張
澄口之害息反非以為是矣自播種以至登禾田疇漲溢
民食公賦足而有餘士庶咸稱君之知美君之仁忭於野
而歌於路也汝直等屬余為序余惟彥輝治邑多善狀而
東山之役功雖不終民到於今稱之况馮君之德之惠又

疑過之哉故強為之述其是非利害之畧云馮君名楫字

巨川儀真人八月望日序

載木蘭
陂集

水利碑文

明知府吳達

利用莫大水利也在莆尤重莆山海之區良田沃壤南北
兩洋昔受潮滷惟宜蒲唐宋之季率興水利築隄遏溪流
以灌兩洋環堤以捍潮汐先後荒度既以效見於是乎灌
溉用洽風氣益密而托處於茲者不特灌溉之利也自林
用震鑿東山而開埕口陡門彭氏決河防以注章魚港而
南洋之水病矣至於陳壩開西湖陡門於港尾開小陡門
而北洋之水病矣至於埭田草蕩歲有增益皆立涵洞以

資溪流而其病水者又百出此則兩洋均受之矣故歲十
日不雨則田旱倍旬則河涸民艱於飲何有於田哉遠來
守莆知其壞也又亟圖之於章魚港而堤以石視洋田而
為之則於東山因其舊則以石閘之以槌鑰之於西湖陡
門以石實其三之一於港尾毀其門而錮以石於諸涵洞
相地勢之高低量田蕩之多寡而為之去留視舊已十損
之六七矣經始於丁酉之夏至己亥之秋乃克竣事庶幾
兩洋之水不失其初矣夫事之興舉功之廢置人之選委
後之於今也必將有考作水利記嘉靖十八年立

載莆田
縣志

與吳太守論莆田南洋水利書

明朱潮

木蘭為陂莆成樂土爾來四百七十年矣歲月既久蠹弊日滋簷溜未停溝渠盡涸歲歲告旱人人苦饑士夫端居足跡未至海上無由識其利病曲折之實間有知者又復不遇當道任責君子無從開陳以釐正此事官府間因民言差官踏勘風沙蒼莽閱歷難周其所向導看視之人又皆彼土豪滑或義民省祭之類指害為利倒私為公了事回官莫知要領此莆中深根固蒂之疾翠渠周公作志之時憂之已深言之已詳今去其時又四十餘年矣大壞極弊不可支持前此四五年間年年以災傷奏聞於朝乞免糧稅今年又甚將使數百年樂土變為荒邱幸逢太守加意窮民體究此事此誠莆人更生之機淞野人生長海濱熟究顛末只如東山水則地極僻左亦已數至其處近復與二三子自東山水則步至寧海隄岸橫亘二三十里時適久旱水枯見底其涵洞穿穴舉集目前深切浩歎大抵莆中洋田依山附海由高趨卑盡處為溝溝外為隄田土高低已爭二尺以水準之則固可知此隄即今之居民往來內隄是也海民又於隄外海地開為埭田漸開漸廣有一埭二埭三埭之名外復為隄以障海浪此即前太守月溪黃公所修石隄是也埭田低於洋田亦復不等或二三尺或三四尺為埭愈多其地愈下沮洳斥鹵利飲清泉故

為埭田者或大決官溝開渠以達或深堦溝底為涵以通
仰吞溝水拍滿汪洋則於外隄私立陡門多設涵竇以注
於海自東山至寧海自寧海至木蘭私陡門凡幾處私木
涵凡幾口百孔千瘡不可勝計晝夜不息旱潦不休則其
所費何啻一斗門之水哉假如一處陡門盡抉開版以泄
衆流則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莆人受害之源歲歎人窮
未可盡委之天數也夫所謂埭田者有內隄以障霖潦有
外隄以捍海潮不勞人力仰給清泉使木涵但依古數不
令太多水自足用亦何必蕩然無忌飽而棄餘涓滴不留
竭澤而瀉使大旱之年彼此俱困則亦何利之有哉至於
章魚港水涵水南之咽喉也東山水則水南之尾閭也咽
喉旁出飲食何以充饑尾閭不禁腸胃何由得飽夫興大
利者未免少有所妨為遠謀者未免暫有所撓要在審其
公私權其輕重明斷而力行之心秉至公事蔑不濟法依
古則人將奚辭夫埭田雖多不抵洋田十分之一新開海
蕩之地多不起科舊受種者亦只多少備數以杜今日契
勘之患利充數家膏屯萬姓飫此菑畬薄賦不科之地而
害數萬畝井稅之田則其公私輕重大有所分矣夫事雖
甚大有志竟成勢雖無難不為則已向者月溪欲於沿海
潮汐衝激去處盡砌石堤工力浩瀚衆料其難毅然為之

旋亦就緒遺愛在莆第石堤工費雖繁人情共樂事無阻
難欲正今日之弊則為於彼者必有所不利於此妄生浮
議齟齬其間昨到東角遮浪地方接見致仕教官程地世
為埭田老而練事所談利病皆可採行今寧海以西所歷
下埭游埭清浦洋城白埭港內皆闕閱衣冠里閭中間必
有忠信耆宿之人能仗公義出正言者此在執事優禮而
訪問之示以志書告以法意使之輔相勸諭日行改正即
因其力亦足集事昔子路問政於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
曰無倦先生以經濟之才膺民社之寄誠知水利一事尤
在治郡庶政之先篤意舉行慎擇任使郊垆小隊時出按
行相其地宜定夫水則半載之功足遺莆人千萬世之利
夫今之所為後世將據之以為則例援之以為證佐毋紓
一時之憂以貽無窮之戚則莆民幸甚謹將沿海水利事
宜畫一開陳以備採擇

時吾郡太守吳公名達江西新淦縣人為郡於茲留意
水利適歲旱山中一雨水下木蘭先趨直溝過岳公橋
東下白埭港內居民以門扇障灌涵口下洋涓滴不及
洋城清浦居民甚渴因大鬪爭事聞官府吳公親至其
地洞見弊端廼令更造立為定規復修東山水則僉立
水利公正數人以禮遇之頗得其力酌量埭田多寡存

留涵竇去其多餘平鋪地面不許深陷盡塞私置陡門
自紀其事立石儀門之外以示久遠於是溝渠滿溢海
田兼濟癸卯秋九月不雨至甲辰三月河流未枯附海
之田猶得布種而海埭田畝所獲尤多在前數年十日
不雨則竭澤矣水利之興豈非埭田之利乎哉泐野人
幸得與聞其事於東山水則一處利害知之尤詳扁舟
屢獨往焉此地古為海涵國初時林用震李仲章等開
築埭口埭田為渠以達莆田里民茅汝直等大與訐告
時縣丞葉焱能吏也改造石涵塹山而過長十餘丈勢
難動移四周各砌以石高廣各二尺六寸以石為閘首
通圓竅設夫守之以時啟閉後用震復去其閘汝直復
與訐告官復其舊而於南端橫闌一石崇六寸以為之
節而刻東山水則四字後水不及則海民盜挾則下以
出水天時畧旱涵底盡露則外海田不可為矣今者重
修衆議擡高水則余再三固執以為不可以古有水則
而溝澮常盈近來消蝕之故以涵竇繁多而水則之下
更開潦穴是以水利走泄不能古若也只如東山陡門
至水則可二三里溝水依山埭田附海水高田低堤埭
單薄不及二尺一鋤可達勢若傾盆飽食棄餘家家如
是計其所費比之水則二尺六寸之濶六寸之崇何啻

數十倍哉今堤岸不修而棄有用之水水則高舉而廢已成之田百年成規一旦輕易揆之事體誠為未便且海民以此為命必致死力爭若移高一寸彼則以為一尺曠野之地何所証據以明其不然後日紛紛勢須更定是因今日那移之間而貽莆中水利深錮無窮之禍也於是只以大石照依水則鋪平外面填其穿穴今涵竇殺減溝渠之水襄則而過足灌海田彼民亦無自而肆其私說是則區區一得之見也大抵水利關要只在內堤內堤堅固離溝渠差遠則涵洞難於私通內堤單薄與溝渠相連雖官府不得而禁吳公當日喜於成功未及契勘猶為欠事夫不暫勞者不久逸不一費者不求寧誠乘農暇之時令之修築高廣各以一丈為度溝渠逼近者則移令稍遠其開涵通水去處為圳以達內涵既有常數則外堤濫設水涵陡門之患不待禁之而自不為矣以莆人之財用莆人之力興莆人之利措置有法量地而受成焉誰敢不從刻期可辦患在不為而已前太守黃公一道修砌遮浪石堤及補寧海二洞之缺極為有功但其性急驟又不久解官能幹人役媮惰廢事止於粗成南洋水流乃數十年積弊得吳公料理一番足為久遠之利公水蘄之操無愧古人行時淞贈

句云五馬行春滄海翠壺留惠澤一牛行李青天白日

照圖書俗論臧否失真謹記於此

天馬山房遺稿

重修南洋水利碑記

知府宮兆麟

滙承德仙之水東下迴瀾橋導以大溝七小溝百十有四
經緯錯綜灌溉萬頃利莫鉅焉洎夫海蕩成田另分外埭
低穿隄吸水飽食棄餘日甚一日為竇滋多歷今而敝不
可勝窮我

皇上愛育羣生飭地方官僚留心水利

兆麟

伏思洋田埭

田均屬國家食德之疇分水之利不宜竭水之流况恣意
洩水以捕取魚蝦蜃蛤抑何逐末而害本耶因與別駕稽

君旋邑侯王君恒及甫之紳士集隄上而相度之兼以採
訪輿情期於允協余曰水則不可不定也水則既定則洋
埭之民可以不爭紳士曰東山水則前人之成法也前太
守范公嘗依其則勒於東華中流巨石上及以尺度之受
水尺五寸有奇沿海民曰是亦足矣降此以下水已無多
當與洋民共節天物以濟焦枯毋使便已而竭其澤也又
曰涵制不可不畫一也紳士曰田地袤延三十餘里以水
準之無不得其平涵之淺深既依水則其廣狹之數視田
之多寡而酌給之則不一而一矣余曰是也道外隄曰東
西涵不可不改正也鄉之民曰是亦前人之成法也余曰

前人法誠善將一成而不易若其未善後人必為斟酌其
時宜非可任意而改易之耳此涵迄今垂三十年圯而復
築者屢未嘗聞於官也爾民保無私改乎夫埭之利有內
隄以障溪流有外隄以捍潮汐需水則開內涵以納之苦
水則開外涵以洩之啟閉以時量入為出古之制也今也
七百畝之田畛域不過三四五里內涵四以寸計外涵二
以尺計表裏之間大相懸殊非制改之便乃酌其底低埭
田七寸高與隄稱濶則減四之一存四之三伐石以鍵之
俾勿壞也外此凡出水之涵不如法者悉依古制定之其
底要亦準此耳既底法觀察使李公親履其地問經理狀
具以聞報可通請列憲行之董其役者紳士李鳴珂陳正
陽朱宏烈程人鳳吳雲樑余占鰲凡六人今別駕張君思
振考成之監工則凌厝司焦潤祖亦與有勞焉糜制錢二
百十緡出諸輸者已竣工紳士請勒於石以垂永久余曰
事不師古鮮克有成而因時通變則賢人君子克潤澤焉
余不敏承乏是邦賴二三同志匡其不及今日之舉救時
弊耳特為誌其本末俾後之吏斯土者有所考據而已若
曰一時之功足為百世法又何敢焉是為記

高低尺寸及申明水則
已附載水蘭陂涵洞下

載塘頭石碑
所定各涵洞

復南洋海隄記

至元辛卯秋風濤為害莆田以南海隄掃地軍儲民食以石計者八萬昏失馬廉訪使者分巡司張公知民疾苦嗣歲中春亟符府縣官講行修築之政聞者爭趨大家輸財小家出力役之利病民不能自達者士言於公隨叩輒應凡三閱月訖工內若外重隄如舊制內長二千餘丈外長五千餘丈基之廣內一丈六尺外二丈五尺既又蠲隄戶之科調而護之自是風濤不驚年穀用成萬口讚歎曰一方之利百世之功公賜也公雖不自以為功而人之德公欲子子孫孫毋忘之無述後惡可知其他善政不可勝書則有行人口碑在公名孝思字彥述京兆人良月朔日士

民余謙一等記

載木蘭陂集

郡守黃侯修築石隄碑

明鄭岳

昔賢治蹟若召埭韋隄可考也惟莆自唐觀察使裴次元長官吳興始隄海為田延袤數百里若遮浪東角尤當海濤勃敵歲吞嚙以為民患揭陽黃侯一道來守歎曰搏柔土以抗狂濤非計也於是殫慮區畫白其事於巡按方君涯報曰可侯迺於遮浪築四石磯外樅松木實以亂石數百艘以殺潮勢迺傳隄疊石高九尺長一千四百餘丈橫亘屹立勢若長城計用石十倍其長之數若木匠徒傭費甚夥給公帑不滿百金稅畝以助之且多措置罰贖簡能

受算以去歲五月始工越八月告成於戲侯於茲役固一
郡之大計也嘗聞洪武永樂間隄兩決矣其時白浪直趨
壺山下草木盡死其後積歲修治苟安目前卒未有計經
久議用石者鎮定坤維消弭海禍若侯可謂不世之功矣
侯剛果敏達勞心勤民郡無遺便此特其大爾兩鄉之民
議立生祠祀侯取埭田十畝以充香燈且礮石豎碑用紀
厥績侯既去郡郡丞譚侯鎧終其役余迺追述其概刻之
碑系以詞曰粵惟史遷河渠有書循吏繼作水利是圖召
埭城北韋隄江西眷茲捍海功實與齊狂飈鼓浪長城屹
如奠居衽席沃壤秔稌昭揭駿功廟貌翼翼望洋興思永

世無數

山齋集

修東角遮浪石堤記

明程拱宸

萬歷庚子秋七月莆颶風猛雨大作六日夜漂室廬溺人
畜殺禾稼堤決滄海入桑田而遮浪鄉為甚先是六月間
白虹兩現竟天識者知有災沴此其應與按郡乘莆海堤
惟遮浪東角當東海衝堤延袤千餘丈內護南洋田畝外
禦滔天潮勢洪武永樂間堤兩決矣白浪直趨壺山下草
木盡死節蒙官司捍築百姓居海隅歲遭吞嚙修築苦之
嘉靖甲午郡守黃公一道創設石堤石磯功最鉅民為立
祠豎碣於海濱壬戌倭訐民流亡逾歲堤大壞邑人侍御

林公潤請帑錢三千緡郡守易公道談修築萬歷戊寅堤
復駁圯襄靖郭公應聘家隣海上告於御史中丞龐公尚
鵬括郡羨郵金四百令堤田二萬畷輸金六百有差郡守
陸公通霄別駕許公培之督理修堤四百二十丈添設一
磯俱豎碑刻於祠一體尸祝今茲水沴鹹淡交衝堤崩田
陷數所視昔害特甚不佞宸生長斯鄉目擊厥狀偕耆民
呈其事而郡守李公茂功憂民瘼首令張公聯奎躬徃相
度之備陳水患於御史中丞金公學曾疏聞於朝郡邑長
尋以入覲行會司理馬公天錦署郡符稔海患毅然歎曰
籍民稅畝非拯溺上策也即躬白於金撫臺以府藏備賑
金代稅畝許之於是辛丑夏祭告即鳩工聚材辦石首委
邑簿徐廷卿既改委平海衛經歷李應需崑庀三閱月需
金三百六十而崩陷六所填砌矻如將奏竣余謂當海衝
流添設一磯可殺水護堤是猶虧一篲復偕耆民以告郡
公與當道忻然舉之壬寅夏仍以李經歷董治樹木堆石
亦閱三月訖工磯成需金一百三十總之需四百八十金
而公費物料無纖毫虛耗費省而功倍厥有繇矣余嘗載
稽徃籍莆昔河海未分沃野悉鹵蕩莆塲自西砌水蘭陂
東築遮浪等堤河海始分流成田萬餘頃自國初迄今堤
遞決遞修費上下金錢無算蓋大海衝激又非河流比今

日之舉堤如墉磯如礪滄海安流桑田如故費郡藏四百八十緡省閭閻稅畝以數千計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因為之紀其始末登之貞珉以詔來禊云

載萬歷興化府志

按東角遮浪海隄正值海潮之衝實係全莆之障土石相依庶抵風濤石堤官砌土堤民砌衝激靡常砌築孔艱昔辦事官黃玘奏准堤戶得復其身有以也舊制照埭編甲每甲管堤戶各照見種田畝多寡分定丈尺最為適均今只尾埭修砌單力難支且當秋濤翻江之時鄉衆徑揪家私抵塞巨浪已爭掘其田泥砌補夫此尾埭乃極貧屨者初鬻上埭既鬻中埭而尾埭僅存非能留而不鬻以堤役莫與鬻也以莫鬻之田獨當風濤勞苦至於優復則以他田影射並罷良足悲矣又海堤捍潮全藉堤外草埔堅實擁護基址自鄒曾徐人請海蕩種蝗土掘泥湓害堤實深萬歷戊子間知縣孫繼有勘築東角海堤因詢曠海何利民謬應種蝗遂申請給帖許東角居民種蝗海蕩供稅貯庫為築堤資蝗種三年堤低二尺東角耆民黃濟武等始驚蝗害赴院告豁而鄒曾徐人遂請帖承佃東角耆民姚邵卿等力爭之知縣蔡善繼勘審云海角種蝗恐沿堤土脈開掘傾圮而高岸陵遲夫利在一人而害有衆庶君子不為也於是

追帖退佃然舊佃種蝗如故復將海港三十六灣改作
一直以廣蝗埕潮水直射堤日低陷而本鄉吳量定等
復養鴨萬羣蹂躪淤泥土虛基圯累經居民僉告本府
責懲而故習未改夫海堤危懸能當茲二害哉今修砌
海隄宜勻派上中二埭與尾埭幫役覈實優復以償砌
築之苦嚴種蝗養鴨之禁以固隄基而公正則選家饒
有行誼者以司隄門涵洞啓閉歲撥河泊所船一隻令
其頻環歷視且於海隄上如閘河兩岸徧植檉柳數年
後根盤土固樹抵風微則波濤可却隄岸可完全莆之

障永賴矣

全上並載
莆田縣志